

目 录

- 第一章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
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- 第二章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
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- 第三章 金线东来寻黑虎
布帆西去访苍鹰
- 第四章 宫保求贤爱才若渴
太尊治盗疾恶如仇
- 第五章 烈妇有心殉节
乡人无意逢殃
- 第六章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
一席谈心辩生狐白
- 第七章 借箸代筹一县策
纳楹闲访百城书
- 第八章 桃花山月下遇虎
柏树峪雪中访贤
- 第九章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
三人品茗促膝谈心
- 第十章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
犀牛一角声叶箜篌
- 第十一章 疫鼠传殃成害马
痢犬流灾化毒龙
- 第十二章 寒风冻塞黄河水
暖气催成白雪辞
- 第十三章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
滔滔黄水观察嘉谟
- 第十四章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
小船如蚁分送馒头
- 第十五章 烈焰有声惊二翠
严刑无度逼孤嫗
- 第十六章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
一封书驱走丧门星
- 第十七章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
瑶琴三叠旅舍衔环
- 第十八章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
铁先生风霜访大案
- 第十九章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
济南府巧设金钱套
- 第二十章 浪子金银伐性斧
道人冰雪返魂香

第一章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

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莱山。山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卜分壮丽。西面看城中人户，烟雨万家；东面看海上波涛，峥嵘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，准备次日天未明时，看海中出日，习以为常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，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补残；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，遂取这“残”字做号。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残，不知不觉，这“老残”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原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过几句涛书，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，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，教书没人要他，学生意又嫌岁数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官，因性情迂拙，不会要钱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，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。你想，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？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，又无行当可做，自然“饥寒”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，可巧天不绝人，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，说是曾受异人传授，能治百病，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，学了几个口诀，从此也就摇个串铃，替人治病糊口去了，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干乘地方，有个大户，姓黄，名叫瑞和，害了一个奇病：浑身溃烂，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，今年治好这个，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，经历多年，没有人能治得。这病每发都在夏天，一过秋分，就不要紧了。那年春天，刚刚老残走到此地，黄大户家管事的，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。他说：“法子尽有，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今年权且略施小技，试试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远不发，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只须依着古人方法，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神农、黄帝传下来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。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缘，在下倒也懂得些个。”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替他治病。却说真也奇怪，这年虽然小有溃烂，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。为此，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

看看秋分已过，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，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，异常快活，就叫了个戏班子，唱了三天谢神的戏，又在西花厅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开筵，明朝设席，闹的十分畅快。

这日，老残吃过午饭，因多喝了两杯酒，觉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，歇息歇息。才闭了眼睛，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：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慧生。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，一齐说道：“这们长天大日的，老残，你蹲家里做甚？”老残连忙起身让坐，说：“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，觉得怪腻的慌。”二人道：“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，访蓬莱阁的胜景，因此特来约你。车子已替你雇了。你赶紧收拾行李，就此动身罢。”老残行李本不甚多，不过古书数卷，仪器几件，收检也极容易，顷刻之间便上了车。无非风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州，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，蜃楼的幻相。

次日，老残向文、德二公说道：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我们今夜何妨不睡，看一看日出，何如？”二人说道：“老兄有此清兴，弟等一定奉陪。”

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气传光，还觉得夜是短的。三人开了两瓶酒，取出携来的肴馔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谈心，不知不觉，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。其实离日出尚远，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谈片刻。德慧生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？”文章伯说“耳边风声甚急，上头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

不得这屋子里暖和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。”

各人照样办了，又都带了千里镜，携了毯子，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阁子中间，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，朝东观看，只见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无际，东北青烟数点，最近的是长山岛，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，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，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。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，飞到中间，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，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，越紧越不相让，情状甚为诡异。过了些时，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

慧生道：“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天风海水，能移我情，即是看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！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，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”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。看了一刻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有极细一丝黑线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吗？”大家看了一回，那轮船也就过去，看不见了。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“暖呀，暖呀！你瞧，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险！”两人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慧生道：“你望正东北瞧，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长山岛吗？在长山岛的这边，渐渐来得近了。”两人用远镜一看，都道：“暖呀，暖呀！实在危险得极！幸而是向这边来，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”

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，那船来得业已甚近。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，原来船身長有二十三丈，原是只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楼之上，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。前后六枝桅杆，挂着六扇旧帆，又有两枝新桅，挂着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旧的帆，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，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计其数，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，——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。——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溅着，又湿又寒，又饥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八扇帆下，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。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，仿佛水手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，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：东边有一块，约有三丈长短，已经破坏，浪花直灌进去；那旁，仍在东边，又有一块，约长一丈，水波亦渐渐浸入；其余的地方，无一处没有伤痕。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，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，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，不知所做什么事。用远镜仔细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，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亲切，不禁狂叫道：“这些该死的奴才！你看，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，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！”慧生道：“章哥，不用着急。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。等他泊岸的时候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掠过舵来，又向东边去了。章伯气的两脚直跳，骂道：“好好的一船人，无穷性命，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”沉思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，何不驾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？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？何等功德！何等痛快！”

慧生道：“这个办法虽然痛快，究竟未免卤莽，恐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何如？”老残笑向章伯道：“章哥此计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？”章伯愤道：“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！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，不过一时救急，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。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！”老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，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事罢。高明以为何如？”章伯一想，理路却也不错，便道：“依你该怎么样？难道白白看他们死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并未曾错，只因两个缘故，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。怎么两个缘故呢？一则他们是走‘太平洋’的，只会过太平日子。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，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。平常晴天的时候，照着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。这就叫做‘靠天吃饭’。那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，所

以他们就没了依傍。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，只是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依章兄法子，驾只渔艇，追将上去，他的船重，我们的船轻，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，他有了方向，便会走了。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？”慧生道：“老残所说极是，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。不然，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！”

说着，三人就下了阁子，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是空身，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，一个纪限仪，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，——山脚下有个船坞，都是渔船停泊之处。——选了一只轻快渔船，挂起帆来，一直迫向前去。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，使帆很便当的。

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，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。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，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，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，现在已被这几个人驾驶人弄的破坏不堪，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？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？真真该死奴才！该死奴才！”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。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：“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，今日被先生唤醒，我们实在惭愧、感激的很！只有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”那人便道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。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拚着几个人流血，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”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

章伯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！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慧生道：“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，不必追上那船，看他是如何的举动。倘真有点道理，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慧哥所说甚是。依愚见看来，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！”

当时三个人便将帆叶落小，缓缓的尾大船之后。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，交给演说的人，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人，敛了许多钱去，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注了脚，便高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凉血种类的畜生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又叫道：“你们还不快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”那知就那不懂事的少年，依着他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，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，又在高处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尸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么？”那船上人，就有老年晓事的人，也高声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动！倘若这样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！万万没有这个办法！”

慧生听得此语，向章伯道：“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，叫别人流血的。”老残道，“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，这船覆的更快了。”说着，三人便将帆叶抽满，顷刻便与大船相近，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，三人便跳-将上去，走至舵楼底下，深深的唱了一个喏，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，倒也和气，便问“此物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”

正在议论，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“船主！船主！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！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！他们是天主教！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向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个人绑去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句话，再用了他的向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，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！”谁知这一阵嘈嚷，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，也在那里喊道：“这是卖船的汉奸！快杀，快杀！”

船主舵工听了，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，是船主的叔叔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罢！”三人垂泪，赶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，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只小小渔船，怎禁得几百个人用

力乱砸?顷刻之间，将那渔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章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

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，自知万无生理，只好闭着眼睛，听他怎样。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，飘飘荡荡，顷刻功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先生，起来罢！先生，起来罢！天已黑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慌忙睁开眼睛，愣了一愣，道：“呀！原来是一梦！”

自从那日起，又过了几天，老残向管事的道：“现在天气渐寒，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，明年如有委用之处，再来效劳。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”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当晚设酒饯行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，算是医生的酬劳。老残略道一声“谢谢”，也就收入箱笼，告辞动身上车去了。一路秋山红叶，老圃黄花，颇不寂寞。到了济南府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，觉得更为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觅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升店，将行李卸下，开发了车价酒钱，胡乱吃点晚饭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吃点儿点心，便摇着串铃满街逛了一趟，虚应一应故事。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荡起双桨。朝北不远，便到历下事前。下船进去，入了大门，便是一个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剥蚀。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历下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上写着“杜工部句”，下写着“道州何绍基书”。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复行下船，向西荡去，不甚远，又到了铁公祠畔。你道铁公是谁？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。后人敬他的忠义，所以至今春秋时节，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。

到了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千佛山上，梵宇僧楼，与那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，红的火红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绿的碧绿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，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。正在叹赏不绝，忽听一声渔唱。低头看去，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，显得明明白白。那楼台树木，格外光彩，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，还要清楚。这湖的南岸，上去便是街市，却有一层芦苇，密密遮住。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，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，好似一条粉红绒毯，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，实在奇绝。

老残心里想道：“如此佳景，为何没有什么游人？”看了一会儿，回转身来，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正不错！”进了大门，正面便是铁公享堂，朝东便是一个荷池。绕着曲折的回廊，到了荷池东面，就是个圆门。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，有个破匾，上题“古水仙祠”四个字。祠前一副破旧对联，写的是“一盏寒泉荐秋菊，三更画船穿藕花”。过了水仙祠，仍旧上了船，荡到历下亭的后面。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，那荷叶初枯，擦的船嗤嗤价响；那水鸟被人惊起，格格价飞；那已老的莲蓬，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。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。

到了鹊华桥，才觉得人烟稠密，也有挑担子的，也有推小车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的。轿子后面，一个跟班的戴个红缨帽子，膀子底下夹个护书，拚命价奔，一面用手巾擦汗，一面低着头跑。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避人，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，他便哇哇的哭起。他的母亲赶忙跑来问：“谁碰倒你的？谁碰倒你的？”那个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并不说话。问了半天，才带哭说了一句道：“抬轿子的！”他母亲抬头看时，轿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远了。那妇人牵了孩子，嘴里不住咕咕咕咕的骂着，就回去了。

老残从鹊华桥往南，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，一抬头，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，有一尺长，七八寸宽的光景，居中写着“说鼓书”三个大字，旁边一行小字是“二十四日明湖居”。那纸还未十分干，心知是方才帖的，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，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，一路走着，一路盘算。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：“明儿白妞说书，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，来听书罢。”又走到街上，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：“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，明儿的书，应该我告假了。”一路行来，街谈巷议，大半都是这话，心里诧异道：“白妞是何许人？说的是何等样书？为甚一纸招贴，便举国若狂如此？”信步走来，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。

进得店去，茶房便来回道：“客人，用什么夜膳？”老残一一说过，就顺便问道，“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何以惊动这们许多的人？”茶房说：“客人，你不知道。这说鼓书是山东乡下的土调，用一面鼓，两片梨花筒，名叫‘梨花大鼓’，演说些前人的故事，本也没甚稀奇。自从工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，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！他十二三岁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。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，他就常到戏园里看戏，所有什么西皮、二黄、梆子腔等唱，一听就会；什么余三胜、程长庚、张二奎等人的调子，他一听也会唱。仗着他的喉咙，要多高有多高；他的中气，要多长有多长。他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、小曲，种种的腔调，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。不过二三年功夫，创出这个调儿，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，听了他唱书，无不神魂颠倒。现在已有招子，明儿就唱。你不信，去听一听就知道了。只是要听还要早去，他虽是一点钟开唱，若到十点钟去，便没有坐位的。”老残听了，也不甚相信。

次日六点钟起，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，又出南门，到历山脚下，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点钟的光景，赶忙吃了饭，走到明湖居，才不过十点钟时候。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，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。那知进了园门，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了，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，桌子却都贴着“抚院定”“学院定”等类红纸条儿。老残看了半天，无处落脚，只好袖子里送了看坐儿的二百个钱，才弄了一张短板凳，在人缝里坐下。看那戏台上，只摆一张半桌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两个铁片儿，心里知道这就是所谓梨花筒了，旁边放了一个三弦子，半桌后面放了两张椅子，并无一个人在台上。偌大的个戏台，空空洞洞，别无他物，看了不觉有些好笑。园子里面，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，都是为那不吃早饭的人买了充饥的。

到了十一点钟，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，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，带着家人，陆续进来。不到十二点钟，前面几张空桌俱已满了，不断还有人来，看坐儿的也只是搬张短凳，在夹缝中安插。这一群人来了，彼此招呼，有打千儿的，有作揖的，大半打千儿的多。高谈阔论，说笑自如。这十几张桌子外，看来都是做生意的人，又有些像是本地读书人的样子，大家都嘁嘁喳喳的在那里说闲话。因为人太多了，所以说的什么话都听不清楚，也不去管他。

到了十二点半钟，看那台上，从后台帘子里面，出来一个男人，穿了一件蓝布长衫，长长的脸儿，一脸疙瘩，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，甚为丑陋。但觉得那人气味倒还沉静，出得台来，并无一语，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慢慢的将三弦子取来，随便和了和弦，弹了一两个小调，人也不甚留神去听。后来弹了一枝大调，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；只是到后来，全用轮指，那抑扬顿挫，入耳动心，恍若有几十根弦，几百个指头，在那里弹似的。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。这曲弹罢，就歇了手，旁边有人送上茶来。

停了数分钟时，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，约有十六七岁，长长鸭蛋脸儿，梳了一个抓髻，戴了一副银耳环，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，一条蓝布裤子，都是黑布镶滚的。虽是粗布衣裳，倒十分洁净。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。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，铮铮钦钦弹起。这姑娘便立起身来，左手取了梨花筒，夹在指头缝里，便丁丁当当的敲，与那弦子声音相应；右手持了鼓槌子，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。忽羯鼓一声，歌喉遽发，字字清脆，声声宛转，如新

莺出谷，乳燕归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数十句，或缓或急，忽高忽低；其中转腔换调之处，百变不穷，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，以为观止矣。

旁坐有两人，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：“此想必是白妞了罢？”其一人道：“不是。这人名叫黑妞，是白妞的妹子。他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，若比白妞，还不晓得差多远呢！他的好处人说得出来，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来。他的好处人学的到，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。你想，这几年来，好玩耍的谁不学他们的调儿呢？就是窑子里的姑娘，也人人都学，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，若白妞的好处，从没有一个人能及他十分里的一分的。”说着的时候，黑妞早唱完，后面去了。这时满园子里的人，谈心的谈心，说笑的说笑。卖瓜子、落花生、山里红、核桃仁的，高声喊叫着卖，满园子里听来都是人声。

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，只见那后台里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，年纪约十八九岁，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，瓜子脸儿，白净面皮，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，只觉得秀而不媚，清而不寒，半低着头出来，立在半桌后面，把梨花筒丁当了几声，煞是奇怪：只是两片顽铁，到他手里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。又将鼓槌子轻轻的点了两下，方抬起头来，向台下一盼。那双眼睛，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宝珠，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，左右一顾一看，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，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；那坐得近的，更不必说。就这一眼，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，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！

王小玉便启朱唇，发皓齿，唱了几句书儿。声音初不甚大，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：五脏六腑里，象熨斗熨过，无一处不伏贴；三万六千个毛孔，象吃了人参果，无一个毛孔不畅快。唱了十数句之后，渐渐的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个尖儿，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，不禁暗暗叫绝。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，尚能回环转折；几啭之后，又高一层，接连有三四叠，节节高起。恍如由傲来峰西面，攀登泰山的景象：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，以为上与天通；及至翻到傲来峰顶，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；愈翻愈险，愈险愈奇。

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，陡然一落，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，顷刻之间，周匝数遍。从此以后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细，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。满园的人都屏气凝神，不敢少动。约有两三分钟之久，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。这一出之后，忽又扬起，象放那东洋烟火，一个弹子上天，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纵横散乱。这一声飞起，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。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坞春晓，好鸟乱鸣。耳朵忙不过来，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。正在撩乱之际，忽听霍然一声，人弦俱寂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，轰然雷动。停了一会，闹声稍定，只听那台下正座上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不到三十岁光景，是湖南口音，说道，“当年读书，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，有那‘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’的话，我总不懂。空中设想，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？又怎会三日不绝呢？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，才知古人措辞之妙。每次听他说书之后，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总不入神，反觉得‘三日不绝’，这‘三日’二字下得太少，还是孔子‘三月不知肉味’，‘三月’二字形容得透彻些！”旁边人都说道：“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！‘于我心有戚戚焉’！”

说着，那黑妞又上来说了一段，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场。这一段，闻旁边人说，叫做“黑驴段”。听了去，不过是一个士子见一个美人，骑了一个黑驴走过去的故事。将形容那美人，先形容那黑驴怎样怎样好法，待铺叙到美人的好处，不过数语，这段书也就完了。其音节全是快板，越说越快，白香山诗云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可以尽之。其妙处，在说得极快的时候，听的人仿佛都赶不上听，他却字字清楚，无一字不送到入耳轮深处。这是他的独到，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逊了一筹了。

这时不过五点钟光景，算计王小玉应该还有一段。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样好法。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章 金线东来寻黑虎

布帆西去访苍鹰

话说众人以为天时尚早，王小玉必还要唱一段，不知只是他妹子出来敷衍几句就收场了，当时一哄而散。

老残到了次日，想起一千两银子放在寓中，总不放心，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汇票庄，叫个日升昌字号，汇了八百两寄回江南徐州老家去，自己却留了一百多两银子，本日在大街上买了一匹茧绸，又买了一件大呢马褂面子，拿回寓去，叫个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马褂。因为已是九月底天气，虽卜分和暖，倘然西北风一起，立刻便要穿棉了。分付成衣已毕，吃了午饭，步出西门，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碗茶。

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，在大池之中，有四五亩地宽阔，两头均通溪河。池中流水，汩汩有声。池子正中间又三股大泉，从池底冒出，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。据士人云：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，后来修池，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。这三股水，均比吊桶还粗。池子北面是个吕祖殿，殿前搭着凉棚，摆设着四五张桌子、十几条板凳卖茶，以便游人歇息。

老残吃完茶，出了趵突泉后门，向东转了几个弯，寻着了金泉书院。进了二门，便是投辖井，相传即是陈遵留客之处。再望西去，过一重门，即是一个蝴蝶厅，厅前厅后均是泉水围绕。厅后许多芭蕉，虽有几批残叶，尚是一碧无际。西北角上，芭蕉丛里，有个方池，不过二丈见方，就是金线泉了。金线乃四大名泉之二。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个？就刚才说的趵突泉，此刻的金线泉，南门外的黑虎泉，抚台衙门里的珍珠泉：叫做“四大名泉”。

这金线泉相传水中有条金线。老残左右看了半天。不要说金线，连铁线也没有。后来幸而走过一个士子来，老残便作揖请教这“金线”二字有无着落。那士子便拉着老残走到池子西面，弯了身体，侧着头，向水面上看，说道：“你看，那水面上有一条线，仿佛游丝一样，在水面上摇动，看见了没有？”老残也侧了头照样看去。看了些时，说道：“看见了，看见了！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莫非底下是两股泉水，力量相敌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来？”那士子道：“这泉见于著录好几百年，难道这两股泉的力量，经历这么久就没有个强弱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你看，这线常常左右摆动，这就是两边泉力不匀的道理了。”那士子倒也点头会意。说完，彼此各散。

老残出了金泉书院，顺着西城南行，过了城角，仍是一条街市，一直向东。这南门城外好大一条城河。河里泉水湛清，看得河底明明白白。河里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长，被那河水流得摇摇摆摆，煞是好看。走着走着，见河岸南面，有几个大长方池子，许多妇女坐在池边石上捣衣。再过去，有一个大池，池南几间草房，走到面前，知是一个茶馆。进了茶馆，靠北窗坐下，就有一个茶房泡了一壶茶来。茶壶都是宜兴壶的样子，却是本地仿照烧的。

老残坐定，问茶房道：“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黑虎泉，可知道在什么地方？”那茶房笑道：“先生，你伏到这窗台上朝外看，不就是黑虎泉吗？”老残果然往外一看，原来就在自己脚底下有一个石头雕的老虎头，约有二尺余长，倒有尺五六的宽径。从那老虎口中喷出一股泉来，力量很大，从池子这边直冲到池子那面，然后转到两边，流入城河去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阳有渐渐下山的意思，遂付了茶钱，缓步进南门，回寓。

到了次日，觉得游兴已足，就拿了串铃，到街上去混混。逛过抚台衙门，望西一条胡同口上，有所中等房子，朝南的大门，门旁贴了“高公馆”三个字。只见那公馆门口站了一个瘦长脸的人，穿了件棕紫熟罗棉大袄，手里捧了一支洋白铜二马车水烟袋，面带愁容。看见老残，唤道：“先生，先生！你会看喉咙吗？”老残答道：“懂得一点半点儿的。”那人便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进了大门，望西一拐；便是三间客厅，铺设也还妥当。两边字画多半是时下

名人的笔墨，只有中间挂着一幅中堂，只画了一个人，仿佛列子御风的形状，衣服冠带均被风吹起，笔力甚为遒劲，上题“大风张风”四字，也写得极好。

坐定，彼此问过名姓。原来这人系江苏人，号绍殷，充当抚院内文案差使。他说道：“有个小妾害了喉蛾，已经五天，今日滴水不能进了。请先生诊视，尚有救没有？”老残道：“须看了病，方好说话。”当时高公即叫家人：“到卜房关照一声，说有先生来看病。”随后就同着进了二门，即是三间上房。进得堂屋，有老妈子打起西房的门帘，说声：“清里面坐。”进去房门，贴西墙靠北一张大床，床卜悬着印花夏布帐子，床面前靠西，放了一张半桌，床前两张机凳。

高公让老残西面机凳上坐下，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，老妈子拿了几本书垫在手下，诊了一只手，又换一只。老残道：“两手脉沉数而弦，是火被寒逼住，不得出来，所以越过越重。请看一看喉咙。”高公便将帐子打起。看那妇人，约有二十岁光景，面上通红，人却甚为委顿的样子。高公将他轻轻扶起，对着窗户的亮光。

老残低头一看，两边肿的已将要合缝了，颜色淡红。看过，对高公道：“这病本不甚重，原起只是一点火气，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，火不得发，兼之平常肝气易动，抑郁而成。目下只须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。”又在自己药囊内取出一个药瓶、一支喉枪，替他吹了些药一亡去。出到厅房，开了个药方，名叫“加味甘桔汤”。用的是生甘草、苦桔梗、牛蒡子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、辛夷、飞滑石八味药，鲜荷梗做的引子。方子开毕，送了过去。

高公道：“高明得极。不知吃几帖？”老残道：“今日吃两帖，明日再来复诊。”高公又问：“药金请教几何？”老残道：“鄙人行道，没有一定的药金。果然医好了姨太太病，等我肚子饥时，赏碗饭吃，走不动时，给几个盘川，尽够的了。”高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病好一总酬谢。尊寓在何处？以便倘有变动，着人来请。”老残道：“在布政司街高升店。”说毕分手。

从此，天天来请。不过三四天，病势渐退，已经同常人一样。高公喜欢得无可如何，送了八两银子谢仪，还在北柱楼办了一席酒，邀请文案上同事作陪，也是个揄扬的意思。谁知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官幕两途拿轿子来接的渐渐有日不暇给之势。

那日，又在北柱楼吃饭，是个候补道请的。席上右边上首一个人道：“玉佐臣要补曹州府了。”左边下首，紧靠老残的一个人道：“他的班次很远，怎样会补缺呢？”右边人道：“因为他办强盗办的好，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，宫保赏识非凡。前日有人对宫保说：‘曾走曹州府某乡庄过，亲眼见有个蓝布包袱弃在路旁，无人敢拾。某就问土人：‘这包袱是谁的？为何没人收起？’土人道：‘昨儿夜里，不知何人放在这里的。’某问：‘你们为什么不拾回去？’都笑着摇摇头道：‘俺还要一家子性命吗！’如此，可见路不拾遗，古人竟不是欺人，今日也竟做得到的！’宫保听着很是喜欢，所以打算专折明保他。”左边的人道：“佐臣是能干的，只嫌太残忍些。未到一年，站笼站死两千多人。难道没有冤枉吗？”旁边一人道：“冤枉一定是有的，自无庸议；但不知有几成不冤枉的？”右边人道：“大凡酷吏的政治，外面都是好看的。诸君记得当年常剥皮做兗州府的时候，何尝不是这样？总做的人人侧目而视就完了。”

又一人道：“佐臣酷虐是诚然酷虐，然曹州府的民情也实在可恨。那年，兄弟署曹州的时候，几乎无一天无盗案。养了二百名小队子，象那不捕鼠的猫一样，毫无用处。及至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，不是老实乡民，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。至于真强盗，一百个里也没有几个。现在被这玉佐臣雷厉风行的一办，盗案竟自没有了。相形之下，兄弟实在惭愧的很。”左边人道：“依兄弟愚见，还是不多杀人的为是。此人名震一时，恐将来果报也在不可思议之列。”说完，大家都道：“酒也够了，赐饭罢。”饭后各散。

过了一日，老残下午无事，正在寓中闲坐，忽见门口一乘蓝呢轿落下，进来一个人，口中喊道：“铁先生在家吗？”老残一看，原来就是高绍殷，赶忙迎出，说：“在家，在家。请房里坐。只是地方卑污，屈驾的很。”绍殷一面道：“说那里的话！”一面就往里走。进得二

门，是个朝东的两间厢房。房里靠南一张砖炕，炕上铺着被褥。北面一张方桌，两张椅子。西面两个小小竹箱。桌上放了几本书，一方小砚台，几枝笔，一个印色盒子。

老残让他上首坐了。他就随手揭过书来，细细一看，惊讶道：“这是部宋版张君房刻本的《庄子》，从那里得来的？此书世上久不见了，季沧苇、黄丕烈诸人俱未见过，要算希世之宝呢！”老残道：“不过先人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，卖又不值钱，随便带在行篋解解闷儿，当小说书看罢了，何足挂齿。”再望下翻，是一本苏东坡手写的陶诗，就是毛子晋所仿刻的祖本。

绍殷再三赞叹不绝，随便问道：“先生本是科第世家，为甚不在功名上讲求，却操此冷业了？虽说富贵浮云，未免太高尚了罢。”老残叹道：“阁下以：‘高尚’二字许我，实过奖了。鄙人并非无志功名：一则，性情过于疏放，不合时宜；二则，俗说：‘攀得高，跌得重’，不想攀高是想跌轻些的意思。”绍殷道：“昨晚在里头吃便饭，宫保谈起：‘幕府人才济济，凡有所闻的，无不罗致于此了。’同坐姚云翁便道：‘目下就有一个人在此，宫保并未罗致。’宫保急问：‘是谁？’姚云翁就将阁下学问怎样，品行怎样，而又通达人情、熟谙世势怎样，说得宫保抓耳挠腮，十分欢喜？宫保就叫兄弟立刻写个内文案札子送来。那是兄弟答道：‘这样恐不妥当。此人既非候补，又非投效，且还不知他有什么功名，札子不甚好下。’宫保说：‘那们就下个关书去请。’兄弟说：‘若要请他看病，那是一请就到的；若要招致幕府，不知他愿意不愿意，须先问他一声才好。’宫保说：‘很好。你明天就去探探口气，你就同了他来见我一见。’为此，兄弟今日特来与阁下商议，可否今日同到里面见宫保一见？”老残道：“那也没有什么不可。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，我却穿不惯，能便衣相见就好。”绍殷道：“自然便衣。稍停一刻，我们同去。你到我书房里坐等。宫保午后从里边下来，我们就在签押房里见了。”说着，又喊了一乘轿子。

老残穿着随身衣服，同高绍殷进了抚署。原来这山东抚署是明朝的齐王府，故许多地方仍用旧名。进了三堂，就叫“宫门口”。旁边就是高绍殷的书房，对面便是宫保的签押房。

方到绍殷书房坐下，不到半时，只见宫保已从里面出来，身体甚是魁梧，相貌却还仁厚。高绍殷看见，立刻迎上前去，低低说了几句。只听张宫保连声叫道：“请过来，请过来。”便有个差官跑来喊道：“宫保请铁老爷。”老残连忙走来，向张宫保对面一站。张云：“久慕得很。”用手一伸，腰一呵，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差官早将软帘打起。

老残进了房门，深深作了一个揖。宫保让在红木炕上首坐下。绍殷对面相陪。另外搬了一张方机凳在两人中间，宫保坐了，便问道：“听说补残先生学问经济都出众的很。兄弟以不学之资，圣恩叫我做这封疆大吏，别省不过尽心吏治就完了，本省更有这个河工，实在难办，所以兄弟没有别的法子，但凡闻有奇才异能之士，都想请来，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。倘有见到的所在，能指教一二，那就受赐得多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宫保的政声，有口皆碑，那是没有得说的了。只是河工一事，听得外边议论，皆是本贾让三策，主不与河争地的？”宫保道：“原是呢。你看，河南的河面多宽，此地的河面多窄呢。”老残道：“不是这们说。河面窄，容不下，只是伏汛几十天。其余的时候，水力甚软，沙所以易淤。要知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，他也没有办过河工。贾让：之后，不到一百年，就有个王景出来了。他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，专主‘禹抑洪水’的‘抑’字，与贾让之说正相反背。自他治过之后，一千多年没河患。明朝潘季驯，本朝靳文襄，皆略仿其意，遂享盛名。宫保想必也知道的。”宫保道：“王景是用何法子呢？”老残道：“他是从‘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’，‘播’同’两个字上悟出来的。《后汉书》上也只有‘十里立一水门，令更相回注’两句话。至于其中曲折，亦非倾盖之间所能尽的，容慢慢的做个说帖呈出览了。”

张宫保听了，甚为喜欢，向高绍殷道：“你叫他们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收拾，只便请铁先生就搬到衙门里来住罢，以便随时领教。”老残道：“宫保雅爱，甚为感激。只是目下有个亲戚在曹州府住，打算去探望一遭；并且风闻玉守的政声，也要去参考参考，究竟是个何等

样人。等鄙人从曹州回来，再领宫保的教罢。”宫保神色甚为快快。说完，老残即告辞，同绍殷出了衙门，各自回去。未知老残究竟是到曹州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章 宫保求贤爱才若渴

太尊治盗疾恶如仇

话说老残从抚署出来，即将轿子辞去，步行在街上游玩了一会儿，又在古玩店里盘桓些时。傍晚回到店里，店里掌柜的连忙跑进屋来说声“恭喜”，老残茫然不知道是何事。

掌柜的道：“我适才听说院上高大老爷亲自来说你老，说是抚台要想见你老，因此一路进衙门的。你老真好造化！上房一个李老爷，一个张老爷，都拿着京城里的信去见抚台，三次五次的见不着，偶然见着回把，这就要闹脾气，骂人，动不动就要拿片子送人到县里去打。象你老这样抚台央出文案老爷来请进去谈谈，这面子有多大！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吗？怎么样不给你老道喜呢！”老残道：“没有的事，你听他们胡说呢。高大老爷是我替他家医治好了病，我说，抚台衙门里有个珍珠泉，可能引我们去见识见识？所以昨日高大老爷偶然得空，来约我看泉水的，那里有抚台来请我的话广掌柜的道：“我知道的，你老别骗我。先前高大老爷在这里说话的时候，我听他管家说：抚台进去吃饭，走从高大老爷房门口过，还嚷说：你赶紧吃过饭，就去约那个铁公来哪！去迟，恐怕他出门，今儿就见不着了。”老残笑道：“你别信他们胡诌，没有的事。”掌柜的道：“你老放心，我不问你借钱。”

只听外边大嚷：“掌柜的在那儿呢？”掌柜的慌忙跑出去。只见一个人，戴了亮蓝顶子，拖着花翎，穿了一双抓地虎靴子，紫呢夹袍，天青哈喇马褂，一手提着灯笼，一手拿了个双红名帖，嘴里喊：“掌柜的呢？”掌柜的说：“在这儿，在这儿！你老啥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这儿有位铁爷吗？”掌柜的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在这东厢房里住着呢。我引你去。”

两人走进来，掌柜指着老残道：“这就是铁爷。”那人赶了一步，进前请了一个安，举起手中帖子，口中说道：“宫保说，请铁老爷的安。今晚因学台请吃饭，没有能留铁老爷在衙门里吃饭，所以叫厨房里赶紧办了一桌酒席，叫立刻送过来。宫保说，不中吃，请铁老爷格外包涵些。”那人回头道：“把酒席抬上来。”那后边的两个人抬着一个三屉的长方抬盒，揭了盖子，头屉是碟子小碗，第二屉是燕窝鱼翅等类大碗，第三屉是一个烧小猪、一只鸭子，还有两碟点心。打开看过，那人就叫：“掌柜的呢？”这时，掌柜同茶房等人站在旁边，久已看呆了，听叫，忙应道：“啥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你招呼送到厨房里去。”老残忙道：“宫保这样费心，是不敢当的。”一面让那人房里去坐坐吃茶，那人再三不肯。老残固让，那人才进房，在下首一个杌子上坐下；让他上炕，死也不肯。

老残拿茶壶，替他倒了碗茶。那人连忙立起，请了个安道谢，因说道：“听宫保分付，赶紧打扫南书房院子，请铁老爷明后天进去住呢。将来有什么差遣，只管到武巡捕房呼唤一声，就过去伺候。”老残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那人便站起来，又请了个安，说：“告辞，要回衙消差，请赏个名片。”老残一面叫茶房来，给了挑盒子的四百钱，一面写了个领谢帖子，送那人出去。那人再三固让，老残仍送出大门，看那人上马去了。

老残从门口回来，掌柜的笑迷迷的迎着说道：“你老还要骗我！这不是抚台大人送了酒席来了吗？刚才来的，我听说是武巡捕赫大老爷，他是个参将呢。这二年里，住在俺店里的客，抚台也常有送酒席来的，都不过是寻常酒席，差个戈什来就算了。象这样尊重，俺这里是头一回呢。”老残道：“那也不必管他，寻常也好，异常也好，只是这桌菜怎样销法呢？”掌柜的道：“或者分送几个至好朋友，或者今晚赶写一个帖子，请几位体面客，明儿带到大明湖上去吃。抚台送的，比金子买的还荣耀得多呢。”老残笑道：“既是比金子买的还要荣耀，可有人要买？我就卖他两把金子来，抵还你的房饭钱罢。”掌柜的道：“别忙，你老房饭钱，我

很不怕，自有人来替你开发。你老不信，试试我的话，看灵不灵。”老残道：“管他怎么办呢，只是今晚这桌菜，依我看，倒是转送了你去请客罢。我很不愿意吃他，怪烦的慌。”

二人讲了些时，仍是老残请客，就将这本店的住客都请到上房明间里去。这上房住的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张，本是极倨傲的，今日见抚台如此契重，正在想法联络联络，以为托情谋保举地步。却遇老残借他的外间请本店的人，自然是他二人上坐，喜欢的无可如何。所以这一席间，将个老残恭维得浑身难受，十分没法，也只好敷衍几句。好容易一席酒完，各自散去。

那知这张李二公，又亲自到厢房里来道谢，一替一句，又奉承了半日。姓李的道，“老兄可以捐个同知，今年随折一个过班，明年春间大案，又是一个过班，秋天引见，就可得济东泰武临道。先署后补，是意中事。”姓张的道：“李兄是天津的首富，如老兄可以照应他得两个保举，这捐官之费，李兄可以拿出奉借。等老兄得了优差，再还不迟。”老残道：“承两位过爱，兄弟总算有造化的于；只是目下尚无出山之志，将来如要出山，再为奉恳。”两人又力劝了一回，各自回房安寝。

老残心里想道，“本想再为盘桓两天，看这光景，恐无谓的纠缠，要越逼越紧了。‘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’。”当夜遂写了一封书，托高绍殷代谢张宫保的厚谊。天未明即将店帐算清楚，雇了一辆二把手的小车，就出城去了。出济南府西门，北行十八里，有个镇市，名叫雏口。当初黄河未并大清河的时候，凡城里的七十二泉泉水，皆从此地入河，本是个极繁盛的所在。自从黄河并了，虽仍有货船来往，究竟不过十分之一二，差得远了。

老残到了雏口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讲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属董家口下船，先付了两吊钱，船家买点柴米。却好本日是东南风，挂起帆来，呼呼的去了。走到太阳将要落山，已到了齐河县城，抛锚住下。第二日住了平阴，第三日住了寿张，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，仍在船上住了一夜。天明开发船钱，将行李搬在董家口一个店里住下。

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条大道，故很有几家车店。这家店就叫个董二房老店。掌柜的姓董，有六十多岁，人都叫他老董。只有一个伙计，名叫王三。老残住在店内，本该雇车，就往曹州府去，因想沿路打听那玉贤的政绩，故缓缓起行，以便察访。

这日有辰牌时候，店里住客，连那起身极迟的，也都走了。店伙打扫房屋，掌柜的帐已写完，在门口闲坐，老残也在门口长凳上坐下，向老董说道：“听说你们这府里的大人，办盗案好的很，究竟是个什么情形？”那老董叹口气道：“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，办案也实在麻力；只是手太辣些。初起还办着几个强盗，后来强盗摸着他的脾气，这玉大人倒反做了强盗的兵器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这话怎么讲呢？”老董道：“在我们此地西南角上，有个村庄，叫于家屯。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户人家。那庄上有个财主，叫于朝栋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二子都娶了媳妇，养了两个孙子。女儿也出了阁，这家人家，过的日子很为安逸。不料祸事临门，去年秋间，被强盗抢了一次。其实也不过去些衣服首饰，所值不过几百吊钱。这家就报了案，经这玉大人极力的严拿，居然也拿住了两个为从的强盗伙计，追出来的赃物不过几件布衣服。那强盗头脑。早已不知跑到那里去了。

“谁知因这一拿，强盗结了冤仇。到了今年春天，那强盗竟在府城里面抢了一家子。玉大人雷厉风行的，几天也没有拿着一个人。过了几天，又抢了一家子。抢过之后，大明大白的放火。你想，玉大人可能依呢？自然调起马队，追下来了。

“那强盗抢过之后，打着火把出城，手里拿着洋枪，谁敢上前拦阻？出了东门，往北走了十几里地，火把就灭了。玉大人调了马队，走到街上，地保、更夫就将这情形详细禀报，当时放马追出，了城，远远还看见，强盗的火把，追了二三十里，看见前面又有火光，带着两声枪响。玉大人听了，怎能不气呢？仗着胆子本来大，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马，都带着洋枪，还怕什么呢，一直的追去，不是火光，便是枪声。到了天快明时，眼看离追上不远了，

那时也到了这于家屯了。过了于家屯再往前追，枪也没有，火也没有。

“玉大人心里一想，说道：‘不必往前追，这强盗一定在这村庄上了。’当时勒回了马头，到了庄上，在大街当中有个关帝庙下了马，分付手下的马队，派了八个人，东南西北，一面两匹马把住，不许一个人出去，将地保、乡约等人叫起。这时天已大明了，这玉大人自己带着马队上的人，步行从南头到北头，挨家去搜。搜了半天，一些形迹没有。又从东望西搜去，刚刚搜到这于朝栋家，搜出三枝土枪，又有几把刀，十几根竿子。

“玉大人火怒，说强盗一定在他家了，坐在厅上，叫地保来问：‘这是什么人家？’地保回道：‘这家姓于。老头子叫于朝栋，有两个儿子：大儿子叫于学诗，二儿子叫于学礼，都是捐的监生。’玉大人立刻叫把这于家父子三个带上来。

“你想，一个乡下人，见了府里大人来了，又是盛怒之下，那有不怕的道理呢？上得厅房里，父子三个跪下，已经是飒飒的抖，那里还能说话？

“玉大人说道：‘你好大胆！你把强盗藏到那里去了？’那老头子早已吓的说不出话来。还是他二儿子，在府城里读过两年书，见过点世面，胆子稍为壮些，跪着伸直了腰，朝上回道：‘监生家里向来是良民，从没有同强盗往来的，如何敢藏着强盗？’玉大人道：‘既没有勾通强盗，这军器从哪里来的？’于学礼道：‘因去年被盗之后，庄上不断常有强盗来，所以买了几根竿子，叫田户、长工轮班来几个保家。因强盗都有洋枪，乡下洋枪没有买处，也不敢，所以从他们打鸟儿的回了两三枝土枪，夜里放两声，惊吓惊吓强盗的意思。’

“玉大人喝道：‘胡说！那有良民敢置军火的道理？你家一定是强盗！’回头叫了一声：‘来！’那手下人便齐声象打雷一样答应了一声：‘噤！’玉大人说：‘你们把前后门都派人扎了，替我切实的搜！’这些马勇遂到他家，从上房里搜起，衣箱橱柜，全行抖擻一个尽，稍为轻便值钱一点的首饰，就掖在腰里去了。搜了半天，倒也没有搜出什么犯法的东西。那知搜到后来，在西北角上，有两间堆破烂农器的一间屋子里，搜出了一个包袱，里头有七八件衣裳，有三四件还是旧绸子的。马兵拿到厅上，回说：‘在堆东西的里房搜出这个包袱，不象是自己的衣服，请大人验看。’

“那玉大人看了，眉毛一皱，眼睛一凝，说道：‘这几件衣服，我记得仿佛是前天城里失盗那一家子的。姑且带回衙门去，照失单查对。’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：‘你说这衣服那里来的？’于家父子面面相窥，都回不出。还是于学礼说：‘这衣服实在不晓得那里来的。’玉大人就立起身来，分付：‘留下十二个马兵，同地保将于家父子带回城去听审！’说着就出去。跟从的人，拉过马来，骑上了马，带着余下的人先进城去。

“这里于家父子同他家里人抱头痛哭。这十二个马兵说：“我们跑了一夜，肚子里很饿，你们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，赶紧走罢。大人的脾气谁不知道，越迟去越不得了。’地保也慌张的回去交代一声，收拾行李，叫于家预备了几辆车子，大家坐了进去。赶到二更多天，才进了城。

“这里于学礼的媳妇，是城里吴举人的姑娘，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、大伯子都被捉去的，断不能松散，当时同他大嫂子商议，说：‘他们爷儿三个都被拘了去，城里不能没个人照料。我想，家里的事，大嫂子，你老照管着；我这里也赶忙追进城去，找俺爸爸想法子去。你看好不好？’他大嫂子说：‘很好，很好。我正想着城里不能没人照应。这些管庄子的都是乡下老儿，就差几个去，到得城里，也跟傻子一样，没有用处的。’说着，吴氏就收拾收拾，选了一挂双套飞车，赶进城去。到了他父亲面前，嚎啕大哭。这时候不过一更多天，比他们父子三个，还早十几里地呢。

“吴氏一头哭着，一头把飞灾大祸告诉了他父亲。他父亲吴举人一听，浑身发抖，抖着说道：‘犯着这位丧门星，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！我先去碰一碰看罢。’连忙穿了衣服，到府衙门求见。号房上去回过，说：‘大人说的，现在要办盗案，无论什么人，一应不见。’

“吴举人同里头刑名师爷素来相好，连忙进去见了师爷，把这种冤枉说了一遍。师爷

说：‘这案在别人手里，断然无事。但这位东家向来不照律例办公事的。如能交到兄弟书房里来，包你无事。恐怕不交下来，那就没法了。’“吴举人接连作了几个辑，重托了出去。赶到东门口，等他亲家、女婿进来。不过一钟茶的时候，那马兵押着车子已到。吴举人抢到面前，见他三人面无人色。于朝栋看了看，只说了一句‘亲家救我’，那眼泪就同潮水一样的直流下来。

“吴举人方要开口，旁边的马兵嚷道：‘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！已经四五拨子马来催过了，赶快走罢！’车子也并不敢停留。吴举人便跟着车子走着，说道：‘亲家宽心！汤里火里，我但有法子，必去就是了。’说着，已到衙门口。只见衙里许多公人出来催道：‘赶紧带上堂去罢！’当时来了几个差人，用铁链子将于家父子锁好，带上去。方跪下，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，说：‘你们还有得说的吗？’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‘冤枉’，只听堂上惊堂一拍，大嚷道：‘人赃现获，还喊冤枉！把他站起来！去！’左右差人连拖带拽，拉下去了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章 烈妇有心殉节

乡人无意逢殃

话说老董说到此处，老残问道：“那不仍就把这人家爷儿三个都站死了吧？”老董道：“可不是呢！那吴举人到府衙门请见的时候，他女儿——于学礼的媳妇——也跟到衙门口，借了延生堂生药铺里坐下，打听消息。听说府里大人不见他父亲，已到衙门里头求师爷去了，吴氏便知事体不好，立刻叫人把三班头儿请来。

“那头儿姓陈，名仁美，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。吴氏将他请来，把被屈的情形告诉了一遍，央他从中设法。陈仁美听了，把头连摇几摇，说：‘这是强盗报仇，做的圈套。你们家又有上夜的，又有保家的，怎么就让强盗把赃物送到家中屋子里还不知道？也算得个特等马虎了！’吴氏就从手上抹下一副金镯子，递给陈头，说：‘无论怎样，总要头儿费心！但能救得三人性命，无论花多少钱都愿意！不怕将田地房产卖尽，咱一家子要饭吃去都使得！’

“陈头儿道：‘我去替少奶奶设法，做得成也别欢喜，做不成也别埋怨，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。这早晚，他爷儿三个恐怕要到了，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。我赶快替少奶奶打点去。’说罢告辞。回到班房，把金镯子望堂中桌上一搁，开口道：‘诸位兄弟叔伯们，今儿于家这案明明是冤枉，诸位有什么法子，大家帮凑想想。如能救得他们三人性命，一则是件好事，二则大家也可沾润几两银子。谁能想出妙计，这副镯就是谁的。’大家答道：‘那有一准的法子呢！只好相机行事，做到那里说那里话罢。’说过，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伙计们留神方便。

“这时于家父子三个已到堂上。玉大人叫把他们站起来。就有几个差人横拖倒拽，将他三人拉下堂去。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，跪了一条腿，回道：‘禀大人的话：今日站笼没有空子，请大人示下。’那玉大人一听，怒道：‘胡说！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什么人，怎会没有空子呢？’值日差回道：‘只有十二架站笼，三天已满。请大人查簿子看。’

“大人一查簿子，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：‘一，二，三：昨儿是三个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：前儿是五个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：大前儿是四个。’没有空，到也不错的。”差人又回道：‘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？明天定有几个死的，等站笼出了缺，将他们补上好不好？请大人示下。’

“玉大人凝了二凝神，说道：‘我最恨这些东西！若要将他们收监，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吧？断乎不行！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，拉来我看。’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，拉上堂去。大人亲自下案，用手摸着四人鼻子，说道：‘是还有点游气。’复行坐上堂去说：

‘每人打二千板子，看他死不死！’那知每人不消得几十板子，那四个人就都死了。

“众人没法，只好将于家父子站起，却在脚下选了三块厚砖，让他可以三四天不死，赶忙想法。谁知什么法子都想到，仍是不济。”

“这吴氏真是个好贤惠妇人！他天天到站笼前来灌点参汤，灌了回去就哭，哭了就去求人，响头不知磕了几千，总没有人挽回得动这玉大人的牛性。于朝栋究竟上了几岁年纪，第三天就死了。于学诗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。吴氏将于朝栋！”首领回，亲视含殓，换了孝服，将他大伯、丈夫后事嘱托了他父亲，自己跪到府衙门口，对着于学礼哭了一个死去活来；末后向他丈夫说道：‘你慢慢的走，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！’说罢，袖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向脖子上只一抹，就没有了气了。

“这里三班头脑陈仁美看见，说：‘诸位，这吴少奶奶的节烈，可以请得旌表的。我看，倘若这时把于学礼放下来，还可以活。我们不如借这个题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罢。’众人都说：‘有理。’陈头立刻进去找了稿案门上，把那吴氏怎样节烈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‘民间的意思说：这节妇为夫自尽，情实可悯，可否求大人将他丈夫放下，以慰烈妇幽魂？’稿案说：“这话很有理，我就替你回去。”抓了一顶大帽子戴上，走到签押房，见了大人，把吴氏怎样节烈，众人怎样乞恩，说了一遍。

“玉大人笑道‘你们倒好，忽然的慈悲起来了！你会慈悲于学礼，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？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，若放下他，一定不能甘心，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。俗语说的好，‘斩草要除根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况这吴氏尤其可恨，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。若不是个女人，他虽死了，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！你传话出去：谁要再来替于家求情，就是得贿的凭据，不用上来回，就把这求情的人也用站笼站起来就完了！’稿案下来，一五一十将话告知了陈仁美。大家叹口气就散了。

“那里吴家业已备了棺木前来收殓。到晚，于学诗、于学礼先后死了。一家四口棺木，都停在西门外观音寺里，我春间进城还去看了看呢。”

老残道：“于家后来怎么样呢，就不想报仇吗？”老董说道：“那有什么法子呢！民家被官家害了，除却忍受，更有什么法子？倘若是上控，照例仍旧发回来审问，再落在他手里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？”

“那于朝栋的女婿倒是一个秀才。四个人死后，于学诗的媳妇也到城里去了一趟，商议着要上控。就有那老年见过世面的人说：‘不妥，不妥！你想叫谁去呢？外人去，叫做“事不干己”，先有个多事的罪名。若说叫于大奶奶去罢，两个孙子还小，家里偌大的事业，全靠他一人支撑呢，他再有个长短，这家业怕不是众亲族一分，这两个小孩子谁来抚养？反把于家香烟绝了。’又有人说：‘大奶奶是去不得的，倘若是姑老爷去走一趟，倒没有什么不可。’他姑老爷说：‘我去是很可以去，只是与正事无济，反叫站笼里多添个屈死鬼。你想，抚台一定发回原官审问；纵然派个委员前来会审，官官相护，他又拿着人家失单衣服来顶我们。我们不过说：“那是强盗的移赃。”他们问：“你瞧见强盗移的吗？你有什么凭据？”那时自然说不出来。他是官，我们是民；他是有失单为凭的，我们是凭空里没有证据的。你说，这官司打得赢打不赢呢？’众人想想也是真没有法子，只好罢了。

“后来听得他们说：那移赃的强盗，听见这样，都后悔的了不得，说：‘我当初恨他报案，毁了我两个弟兄，所以用个“借刀杀人”的法子，让他家吃几个月官司，不怕不毁他一两千吊钱。谁知道就闹的这们厉害，连伤了他四条人命！——委实我同他家也没有这大的仇隙。’”

老董说罢，复道：“你老想想，这不是给强盗做兵器吗？”老残道：“这强盗所说的话又是谁听见的呢？”老董道：“那是陈仁美他们碰了钉子下来，看这于家死的实在可惨，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副金锏子，心里也有点过不去，所以大家动了公愤，齐心齐意要破这一案。又加着那邻近地方，有些江湖上的英雄，也恨这伙强盗做的大毒，所以不到一个月，就捉住了

五六个人。有三四个牵连着别的案情的，都站死了；有两三个专只犯于家移赃这一案的，被玉大人都放了。”

老残说：“玉贤这个酷吏，实在令人可恨！他除了这一案不算，别的案子办的怎么样呢？”老董说：“多着呢，等我慢慢的说给你老听。就咱这个本庄，就有一案，也是冤枉，不过条把人命就不算事了。我说给你老听……”

正要往下说时，只听他伙计王三喊道：“掌柜的，你怎么着了？大家等你挖面做饭吃呢！你老的话布口袋破了口儿，说不完了！”老董听着就站起，走往后边挖面做饭。接连又来了几辆小车，渐渐的打尖的客陆续都到店里，老董前后招呼，不暇来说闲话。

过了一刻，吃过了饭，老董在各处算饭钱，招呼生意，正忙得劲，老残无事，便向街头闲逛。出门望东走了二三十步，有家小店，卖油盐杂货。老残进去买了两包兰花潮烟，顺便坐下，看柜台里边的人，约有五十多岁光景，就问他：“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姓王，就是本地人氏。你老贵姓？”老残道：“姓铁，江南人氏。”那人道：“江南真好地方！‘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’，不象我们这地狱世界。”老残道：“此地有山有水，也种稻，也种麦，与江南何异？”那人叹口气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就不往下说了。

老残道：“你们这玉大人好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个清官！是个好官！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，天天不得空，难得有天把空得一个两个的。”说话的时候，后面走出一个中年妇人，在山架上检寻物件，手里拿着一个粗碗；看柜台外边有人，他看了一眼，仍找物件。

老残道：“那有这们些强盗呢？”那人道：“谁知道呢！”

老残道：“恐怕总是冤枉得多罢？”那人道：“不冤枉！不冤枉！”老残道：“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，只要不顺他的眼，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；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，犯到他手里，也是一个死。有这话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没有！没有！”只是觉得那人一面答话，那脸就渐渐发青，眼眶子就渐渐发红。听到“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”这两句的时候，那人眼里已经搁了许多泪，未曾坠下。那找寻物件的妇人，朝外一看，却止不住泪珠直滚下来，也不找寻物件，一手拿着碗，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，跑往后面去，才走到院子里，就融融的哭起来了。

老残颇想再往下问，因那人颜色过于凄惨，知道必有一番负屈含冤的苦，不敢说出来的光景，也只好搭讪着去了。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，看了两页书，见老董事也忙完，就缓缓的走出，找着老董闲话，便将刚才小杂货店里所见光景告诉老董，问他是什么缘故。

老董说：“这人姓王，只有夫妻两个，三十岁上成家。他女人小他头十岁呢。成家后，只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已经二十一岁了。这家店里的货，粗笨的，本庄有集的时候买进；那细巧一点子的，都是他这儿子到府城里去贩卖。春间，他儿子在府城里，不知怎样，多吃了两杯酒，在人家店门口，就把这玉大人怎样糊涂，怎样好冤枉人，随口瞎说。被玉大人肺腑私访的人听见，就把他抓进衙门。大人坐堂，只骂了一句，说：‘你这东西谣言惑众，还了得吗！’站起站笼，不到两天就站死了。你老才见的那中年妇人就是这王姓的妻子，他也四十岁外了。夫妻两个只有此子，另外更无别人。你提起玉大人叫他怎样不伤心呢？”

老残说：“这个五贤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，怎样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？煞是怪事！我若有权，此人在必杀之例。”老董说：“你老小点嗓子！你老在此地，随便说说还不要紧；若到城里，可别这们说了，要送性命的呢！”老残道：“承关照，我留心就是了。”当日吃过晚饭，安歇。第二天，辞了老董，上车动身。

到晚，住了马村集。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，离曹州府城只有四五十里远近。老残在街上看了，只有三家车店，两家已经住满，只有一家未有人住，大门却是掩着。老残推门进去，找不着人。半天，才有一个人出来说：“我家这两天不住客人。”问他什么缘故，却也不说。欲往别家，已无隙地，不得已，同他再三商议。那人才没精打采的开了一间房门，嘴里还说：“茶水饭食都没有的，客人没地方睡，在这里将就点罢。我们掌柜的进城收尸去了，店里没人，你老吃饭喝茶，门口南边有个饭店带茶馆，可以去的。”老残连声说：“劳驾，劳驾。行

路的人怎样将就都行得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困在大门旁边南屋里，你老有事，来招呼我罢。”

老残听了“收尸”二字，心里着实放心不下。晚间吃完了饭，回到店里，买了几块茶干，四五包长生果，又沽了两瓶酒，连那沙瓶携了回来。那个店伙早已把灯掌上。老残对店伙道：“此地有酒，你开了大门，可以来喝一杯吧。”店伙欣然应诺，跑去把大门上了大闩，一直进来，立着说：“你老请用罢，俺是不敢当的。”老残拉他坐下，倒了一杯给他。他欢喜的支着牙，连说“不敢”，其实酒杯子早已送到嘴边去了。

初起说些闲话，几杯之后，老残便问，“你方才说掌柜的进城收尸去了。这话怎讲？难道义是甚人害在玉大人于里了吗？”那店伙说道：“仗着此地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可以放肆说两句：俺们这个王大人真是了不得！赛过活阎王，碰着了就是个死！”

“俺掌柜的进城，为的是他妹夫。他这妹夫也是个极老实的人。因为掌柜的哥妹两个极好，所以都住在这店里后面。他妹夫常常在乡下机上买几匹布，到城里去卖，赚几个钱贴补着零用。那天背着四匹白布进城，在庙门口摆在地下卖，早晨卖去两匹，后来又卖去了五尺。末后又来一个人，撕八尺五寸布，一定要在那整匹上撕，说情愿每尺多给两个大钱，就是不要撕过那匹上的布。乡下人见多卖十几个钱，有个不愿意的吗？自然就给他撕了。”

“谁知没有两顿饭工夫，玉大人骑着马，走庙门口过，旁边有个人上去不知说了两句什么话，只见玉大人朝他望了望，就说：‘把这个人连布带到衙门里去。’到了衙门，大人就坐堂，叫把布呈上去，看了一眼，就拍着惊堂问道：‘你这布那里来的？’他说，‘我乡下买来的。’又问：‘每个有多少尺寸？’他说：‘一个卖过五尺，一个卖过八尺五寸。’大人说：‘你既是零卖，两个是一样的布，为什么这个上撕撕，那个上扯扯呢？还剩多少尺寸，怎么说不出来呢？’叫差人：‘替我把这布量一量！’当时量过，报上去说：‘一个是二丈五尺，一个是二丈一尺五寸。’

“大人听了，当时大怒，发下一个单子来，说：‘你认识字吗？’他说：‘不认识。’大人说：‘念给他听！’旁边一个书办先生拿过单子念道：‘十七日早，金四报：昨日太阳落山时候，在西门外十五里地方被劫。是一个人从树林子里出来，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，抢去大钱一吊四百，白布两个：一个长二丈五尺，一个长二丈一尺五寸。’念到此，玉大人说：‘布匹尺寸颜色都与失单相符，这案不是你抢的吗？你还想狡强吗？拉下去站起来！——把布匹交还金四完案。’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章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

一席谈心辩生狐白

话说店伙说到将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笼，布匹交金四完案。老残便道：“这事我已明白，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，你们掌柜的自然应该替他收尸去的。但是，他一个老实人，为什么人要这们害他呢，你掌柜的就没有打听打听吗？”

店伙道：“这事，一被拿我们就知道了，都是为他嘴快，惹下来的乱子。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：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，有一家子，只有父女两个。他爸爸四十来岁，他女儿十七八岁，长的有十分人材，还没有婆家。他爸爸做些小生意，住了三间草房，一个土墙院子。这闺女有一天在门口站着，碰见了府里马队上什长花胳膊王三，因此王三看他长的体面，不知怎么，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。过了些时，活该有事，被他爸爸回来一头碰见，气了个半死，把他闺女着实打了一顿，就把大门锁上，不许女儿出去。不到半个月，那花胳膊王三就编了法子，把他爸爸也算了个强盗，用站笼站死。后来不但他闺女算了王三的媳妇，就连那点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产业。”

“俺掌柜的妹夫，曾在他家卖过两回布，认得他家，知道这件事情。有一天，在饭店里